



死者家属提供的何天带身份证复印件。



已经关闭的矿区对面山坡上,红砖安置房就是何天带的老家。

在村口卖早餐的老板觉得,何天带的一些行为令村民都觉得她“不正常”,“凌晨三四点我们起来干活时,看见她用一個桶装着水和一些粪便,在村里走来走去。”

据警方向被害人家属黄先生等人出具的鉴定通知书显示,“何天带案发时精神状态基本正常,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揭开“毒保姆”的身世

45岁的韶关籍保姆何天带涉嫌以肉汤下毒、绳子勒脖的方式残忍杀害广州市南沙区一名七旬雇主老太的案件,今年12月23日在广州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检方透露,何天带还自称以保姆身份和类似手段犯下另外9宗案件,其中7宗有死亡事实,2宗未遂。但该批案件因死者尸体皆已被处理,无法鉴定死因,检方暂无法对该9宗事实予以认定。

一个进城打工的中年妇人何以会与如此恶性惊悚的系列故意杀人案件扯上关系?何天带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经历过些什么?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探访了何天带位于乐昌市坪石镇煤矿安置区的老家、打工时寄生的南海大沥出租屋,以及她最后案发被抓的南沙区某雇主家,试图寻找到一些可能与何天带犯案动机相关的线索。

回不去的家乡 年少即外出打工亲情淡漠

一条蜿蜒进入山谷深处的废弃铁轨,一片山坡上低矮相连的红砖安置房,何天带的老家就位于这个与湖南交界的粤北山区一个废弃的煤矿边上。坐落于乐昌市坪石镇关春村的该处煤矿叫关春煤矿,是粤北曾经著名的一个矿区,2010年已关停。

据关春村居委会曾经的工会主席老朱介绍,关春煤矿曾养活过5000多名职工。何天带的父亲老何就是一名下井工人。矿区对面山坡上,矿务部门组织建起了一大片红砖安置房,属于国有资产,工人就把家扎在安置房里。

记者前日探访时,矿区正下小雨。矿区不见运煤的列车出入,铁轨早已生锈。而矿区职工及家属们居住的连片安置房一带,一片颓败冷清,少见人影出没。工会主席老朱称,上一代煤矿工人们大多已退休或下岗,职工子女们多赴珠三角地区打工。

在何天带位于山腰安置房的家中,目前只有其母亲居住。邻居透露,何天带一共有兄弟姐妹4人,何天带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多年才见到她回来一次,去年她父亲去世时也没见到回来,”有邻居称。

何天带涉嫌杀人一事经媒体披露后,很快在这个粤北深山小村传开。何天带的母亲在接受了一次媒体探访之后,接下来选择了回避。记者探访期间,何家大门紧闭,仅有其年幼的孙子留守。“她说没有这个女儿,就当她死掉了,”邻居转述何天带母亲的话称。

据邻居讲述,何天带还没念完中学就出去打工了,近八九年回家只有两三次。母女之间关系很僵。邻居阿婆称,何天带偶尔回来一两次,要么被人看到被母亲拒之门外,要么被母亲“饭都不给吃”。何天带的母亲曾说,女儿从小脾气倔,后来,母女俩还在何天带择夫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她母亲不同意,她非要嫁到那里去,”邻居老太称,婚嫁问题上的分歧,可能是导致何天带和母亲之间矛盾很深的重要原因。不过,其母亲也很少和邻居谈及女儿在外婚嫁的问题。

“她自己犯的事,与我们无关,她自己负责。”何天带的哥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妹妹也很少和他联系。对于其犯下的案子,邻居转述称何天带的哥哥从网上看到了庭审的消息,“好恨她,给家里丢了脸”。

打工居住地邻居： 行为怪异,性格孤僻

广东省佛山市大沥镇李潘村,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何天带外出打工期间曾在这里租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记者找到该居所,陈设十分简陋,除了床几乎没有任何家具,距离床脚两步就是蹲厕便池,用低矮的砖头围了半圈,没有起到实质性的遮挡间隔作用。

据房东李婆婆说,何天带之前住在隔壁村,得知自己房子出租的信息后主动找上门来,“我租给她150元一个月,她先给我交了两个月房租,搬进去以后就再也没有交过”,李婆婆说,案发前自己多次催租,何天带也没接电话,直到2014年12月警察上门将房子查封。

“她跟村里人都不熟,也很少说自己家里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她行为怪怪的,”住在何天带隔壁的王姨记得,何天带一周回一两次出租屋,经常是在晚上一点多才回来,“半夜三更在那里洗衣服,不睡觉”。

在王姨的印象中,何天带生活非常节俭。“衣服没几件,家里堆满了纸皮等垃圾,不是出了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她是做保姆的,还以为她是捡垃圾纸皮为生的呢。”

王姨唯一听到何天带谈起家里,是因为聊到钱的问题。何天带很喜欢王姨家里养的一只狗,王姨曾经提出将狗卖给何天带,“她就说,没有钱,她要赚钱回去给家婆用,现在都没钱回去。”

在村口卖早餐的老板觉得,何天带的一些行为令村民都觉得她“不正常”,因此大家都很少与她深交。“凌晨三四点我们起来干活时,看见她用一個桶装着水和一些粪便,在村里走来走去,”老板说。有时候,何天带会在中午时分到老板处买几个早上卖剩下的粽子回去吃,“我没见过她在家里做饭”。

据早餐店老板透露,有一位扫地阿姨与何天带交流比较多,在何天带东窗事发之前,这名扫地阿姨曾经告诉过老板,“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在隔壁村害死过一个老太婆。”

据庭审时辩护律师在庭上透露,何天带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但养有一个女儿。然而,村里人对此事毫不知情,街坊邻里也没见过其丈夫,女儿来探望她。早餐店老板称,暑假期间曾有一个少年来找过何天带,自称是何天带的儿子,“但那个儿子好像也没有跟她住在一起,很快就走了”。

被害人家属： 案发时精神状态基本正常

何天带作为保姆服务的最后一家雇主黄先生住在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北流村一栋别墅。2014年12月13日下午5时许,何天带被黄先生的大嫂梁女士从番禺区一家保姆介绍所以每月2600元的价格雇用后,带到了这栋宽敞的别墅中。

何天带需要照顾的对象是黄先生年逾七旬的母亲何老太,何老太因患骨质疏松症,前不久刚刚住了26天院。何天带自称有两儿两女,都在老家读书。“事后才知道她在说大话,”黄先生称。

按照约定,何天带照顾老太太可以住在黄家,与何老太一个房间。何天带到黄家时拎着两个蛇皮袋,“我们说给她一个箱子把行李腾出来,她说不要,这样习惯了”。

“谁会想到她进家门第4天就干出这种事情?”黄先生回忆,2014年12月16日8时许,何天带就叫醒了住在二楼的黄家人,说老太太不行了。

通知其他家人到场后,大家都觉得老太太平日并无重病,此番去得蹊跷,遂拨打120。同时,何老太被从卧室抬到了客厅。此时家属发现,何老太耳朵上那对戴了20多年的金耳环不见了。

黄先生称,何天带不承认偷窃,反复催讨要给她一个月工钱。有家人想翻查何天带的行李,“她很紧张,抱住行李不让翻”。家人报警后,何天带被带到派出所,“她表现得很淡定,还说我们不肯给工钱”。黄先生看到尸体嘴唇发紫,要求法医鉴定,法医到场后发现了脖子上的勒痕,腹部、臀部有针孔和血迹等疑点。而警方也从何天带的文胸中发现了丢失的耳环,在其行李中发现17个未用过的注射器,以及敌敌畏液体,带血纸巾等。

在法庭上,何天带要求律师别提及自己的过去及家人。她的法律援助律师在法庭上表示,比较惨的个人经历是导致何天带今天扭曲性格的一大原因。但律师事后未过多披露可能导致何天带性格扭曲的具体原因。据警方向被害人家属黄先生等人出具的鉴定通知书显示,“何天带案发时精神状态基本正常,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记者27日下午回访番禺区市桥的这家涉事保姆介绍所,只见十几名保姆围坐在介绍所里打扑克,负责人不见踪影。对于何天带的行为,保姆同行们否认认识她,但有人说“大家都不喜欢她”。